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

### 第三十二回 趁顛狂小環索命 了冤孽葉赦歸陰

卻說葉府自打楊小環一死，滿屋子弄得陰慘慘的，每夜必有響動。那些婆子丫頭們不是這個說見鬼，便是那個說出怪。外面延僧懺悔，做七回神，忙個不了。過了七七才安穩些。那蕊珠的母親本來為人極好，想小環既死了去，何苦留這一紙字跡教人知道，況老太太也有些知覺了，要這何用，便背地把他燒卻了。那小環的本意，他自然不知道，這且不表。再說小環的魂，自與寶珠醫賢訂盟之後，心裡原想便投生去。卻因頸上這帶子再卸不下，咽喉間時時呢痛。因此大恨葉赦，誓要報了他的仇去，只可惜這身子不由自主。心裡想到這邊，剛走著又被風吹了到那邊去，再也沒自己一點兒主意分。飄飄蕩蕩的飄了幾日，總飄不到自己屋裡去。一夜月色昏暗，北風大起，站腳不住，便和柳絮似的隨風吹去。可巧吹到梧桐院落下來，看不是別的所在，正是自己住的院子。心裡想道：「好容易到了自己家裡了，只不知道我屋子裡是什麼樣子了。」因走上迴廊，見一帶簾子破壞了好些。零零落落的掛著一個蛛絲網兒，直沿到欄杆上來，結成一個八卦圖兒卻已破了半邊，心裡很不受用。再走，見一扇朱紅欄杆竟已破了，歪倒在迴廊外面草地上。那草地早枯黃了，慘淒淒的籠著煙霧。下面有兩個蟲兒一遞一聲的嘶叫。再看那梧桐葉兒落了滿地，只剩下些枯乾兒掛著一鉤的涼月。四下悄無人聲，想道：「不道我才死了幾天，這裡便荒蕪到這個樣兒了。不知道我這形影還似舊時不似？」因想到走廊盡處照鏡屏去。卻不道那兩扇鏡屏早已搬去了，露出一片敗壁。沿著些莓苔5鏡隱隱有幾行墨跡，近前一看，卻是前年自己題的詩。一排兒寫著七八首，看是：

曲綠欄杆宛轉思，不辭涼露立多時。  
今宵怪底羅衫薄，應是秋風到桂枝。  
月鉤空掛美人魂，草長紅心舊有恨。  
已是牢愁禁不起，那堪庭院又黃昏。

看了這第二首，不禁掉下淚來道：「不道這詩竟做了今日的讖語。」因便不願看了。走進中間，見供著一個湖色靈幃，一張方桌，一付燭台香爐。一對魂幡已是灰塵罩滿了，靈幃邊亭柱上又掛著幾陌紙錢。想是一天不過來兩個丫頭祭奠虛應故事的，所以也不收拾。又看桌上擺的五花五神和香亭獅象，那些亂緝繫成的件兒，早已破壞殘缺。上面一架紫竹靈牀懸著燈彩，幔子裡面襯出一幅自己的真容。近前一看，宛然巫似。呆呆的看了半晌，不禁淒然下淚。向那畫上道：「小環，誰叫你生得這樣，是你自己把這紅顏誤了你也。」說著竟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。

剛哭著忽牆外一陣笑聲，因住了哭。聽是那壁尤月香院子裡來的，料是丫頭們玩的有趣。心裡一發淒酸，不禁又哭了起來。哭了一會，忽這邊間壁朱賽花院子裡的自鳴鐘鏗鏘的打了十下，因收淚道：「我好容易才得到此，卻只顧自己傷感著，不報仇去，還待天明了不成。」想著便拭淚出來，約略認得門路。趁著月光把袖子障了風，逕到葉赦院子裡來。見重門靜掩，裡外悄然無人。月光略斜過西，卻照在葉赦臥房窗子上。見窗內有一片燈光和月色相逗，因走近向窗裡望去。見一張方桌上擺著一盞長頸燈台，幾本石印小書，看封面標著「耶蒲緣」三字。心想這書我到沒見過，只不知道是什麼典本子。因四下一看卻不見葉赦。見上面葵花牀上垂著湖色網帳，料是葉赦睡了。細聽有些聲息，又夾著啾啾呀呀斷斷續續的啞語聲。心裡疑惑，猛可想到了，便面紅耳熱起來。剛欲轉步，忽聽帳鉤兒鏗的一聲，帳門開處走出一個人來，一看不是葉赦，卻是大丫頭叫圓圓的。身上披著一件大紅小緊身兒，開著胸襟拖著睡鞋兒。笑容可掬的走到方桌邊，抽開抽屜取了一包物件便急急的鑽進帳去，便聽葉赦啞啞的笑著。一會兒忽牀裡面透亮起來，像似點了一盞洋燈了。小環不禁心裡突突的跳了幾下，暗暗的罵聲無恥。

轉身走向迴廊上坐下，還隱約聽得些聲響。心窩早似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，坐又不是立又不是。暗想，他們那種情節真正把人醜死了。忽又回想到自己身上，不禁又羞愧又苦惱起來。哭了一會，遠遠聽得穿堂子打了三更四點。因看看天色，怕亮的快誤了事。便又走近窗邊望去，瞥見連帳子也索性都上起了。連忙不看，退轉到天井裡梧桐樹下。看看月色已是斜過西去，滿地下都堆著落葉帶著露水，晶瑩瑩的，自己踮著腳一些兒也沒聲息，低頭看看地下樹影兒和欄杆影兒都有，只自己的影兒卻一些淡痕也沒得，不禁又悲酸起來。

剛掩著淚，忽葉赦房裡疾聲呼喚，聽是圓圓的聲音道：「哎嚇！爺不好了，你們快來嘎。」連喚幾聲，這邊婆子、丫頭們房裡才有人答應問是什麼。聽圓圓發急道：「快來嘎！爺不好了呢。」才聽這邊房裡瑟瑟縮縮的起來了七八個丫頭婆子，打著火一齊亂哄哄的闖將出來。小環躲避不及，早被一個老婆子看見。急聲喊道：「阿嚇！這，這，這不是楊姨娘麼！」大家聽說都打個寒慄，眼見一個影兒一晃向葉赦房裡去了。眾人知道不是好事，仗著人多，便一哄擁進葉赦房裡。圓圓尚未著衣，忙把帳子一齊放下。婆子們聽得鏗的一下，猛抬頭，見楊小環手裡拿著根腰帶子站在牀前。大家都嚇的疾叫不出，忽一轉眼不見了。卻從牀裡面鑽出一個滿身血紅的人來。大家吃了一驚，細細一看卻是圓圓。眾人硬著膽子問：「是什麼？」圓圓一句話也回不出，呸牙兒的掙出一句說：「爺不好了。」丫頭們當是小環索了命去，多不敢上前。還是老婆子們有些膽量，搶過去打開帳子一看，見牀桌上擺著一盞洋燈，燈光下赤條條的睡著葉赦，口眼渦斜，四肢不收，像似死了的光景，因見褥子上攪的不成樣兒，才知道不是真死。因都埋怨圓圓道：「哎嚇！嘖嘖，這種事兒也值得大驚小怪的喊人。真沒見過局面的冒失鬼呢。」圓圓一面扭著衣襟道：「什麼沒見過局面，你們不瞧氣也沒有了嗎。」婆子們聽說又著了忙，七手八腳的向葉赦鼻孔邊一探，果然沒了氣息，一個便6牀大哭起來，一個道：「不忙，氣有呢，不過微微的了。」一個早趕著埋怨圓圓，一個道：「這會子你們還有工夫埋怨去，快，還不拿參湯子弔呢。」一個道：「是呢，是呢。快喊丫頭們煎去。」丫頭們早七張八嘴的答應了，哄著煎去。一會子便煎好了端著進來，婆子們忙幫著給葉赦灌下。不一時葉赦便漸漸回了轉來，昏沉沉地叫聲：「哎唷！」睜開眼一看，見滿地下黑壓壓的站滿了婆子丫頭，都圍在牀前。燈光依然雪亮，枕畔不見了圓圓。因見自己一絲不著，出顯顯的覺得不好意思。想拉過一牀被來遮蓋，卻不道沒了氣力，那手再也抬不起來。婆子們會意，忙替他蓋上被道：「爺養養神呢！」葉赦紅了臉掉過面去，婆子們才退下來。

看圓圓和美人兒似的，倚著椅背兒坐著軟洋洋的作態。因都把冷話兒去埋怨圓圓道：「一個年輕輕的爺們，你好和他狂到這個地步！」圓圓不語。一個又道：「姑娘家貪玩的也有，要像你這樣很的也真少有出見的了。」一個也道：「他往常當著咱們不暢意，今兒沒人看管著，便索性拚了命了。」一個道：「要像這樣的拚法，怕也拚不得幾次兒呢。」圓圓被他們你一句我一句的，說得惱羞成怒起來，道：「你們沒經過爺手自然不知道，爺到這個上哪裡還顧人的死活嚇。我早死過去了，爺……」說到爺字卻有羞，止了。因整整衣服站起來想走，忽覺一陣冰冷的往小腿兒上直流下去。因皺皺眉兒暗暗的埋怨了聲，便忍受著走向後房去。一個婆子道：「還躲去不陪著呢。」圓圓不理，卻回到自己房裡，向大牀背後去轉了轉。出來換著下衣，淨了手便向自己牀沿上坐下。支頸兒出了會神，覺得身子還是雲裡霧裡飄著似的，很想睡。因放不下心，仍又走到前房來。看葉赦已是昏迷睡熟了，鼻息很響。那些婆子知道不妨事，早散去了。還有幾個見圓圓來了，便也散去。只叫小丫頭寶寶和圓圓兩個陪著。

圓圓因替葉赦蓋好被兒，將洋燈捧出交寶寶吹熄了。便一手放下帳子，慢慢的走下地來，和寶寶同向方桌邊坐下。寶寶只顧看圓圓的臉色，覺得比往常分外嬌媚了許多，眉目間別具一種載情不起的態度。圓圓被他看的不好意思起來，適因困倦便一手靠在方桌上一兀頭竟自睡熟了。寶寶喚他不應。聽鐘打了三下，外面靜悄悄沒一點兒人聲。

此時正是十月下半月天氣，朔風漸緊，那月色罩在窗上卻朦朦朧朧的。忽一陣風來，那樹上的葉子都蕭蕭縮縮落下地來，在迴廊上走著響。寶寶本來膽小，看這光景，便坐不住站起來想走。覺得後面有什麼跟著似的，因便頭也不敢一回，仍復坐下。伸手推圓圓。卻正在好睡，哪裡推的醒。側耳聽遠遠的打了四更三點，那葉赦的鼻息聲卻是尖魃魃的，好像鬼叫一般。忽又是一陣風，

天井裡瑟瑟縮縮的亂響。那風吹進窗子來，把燈吹得沒一些兒光，綠瑩瑩的晃著。猛見燈影下站著一個人，嚇了一身冷汗。定睛看時原來是自己的影兒在那裡晃動。心裡跳了幾下，偶爾桌上擺著一本書想道：「不如看看書，挨到天明罷。」因便移過來看，卻正是補磕頭方成好事的一回。看了不覺滿臉飛紅，把一手抵著下脖子，眼波盈盈的看了一回便丟下了。心裡想道：「這味兒我倒沒嘗過，幾時請這位爺也這樣的試試瞧。」剛想的火熱，忽一陣冷風吹進來，打了個寒噤，隱隱聽得有人在窗外嗚嗚的哭。那風一陣冷似一陣的逼緊來，寶寶慌了。再聽那哭聲幽細的很，哭的甚是淒慘。細聽卻又沒得了，滿屋子都是一種陰慘氣。忙推圓圓卻又和死人一般，寶寶毛發俱栗，便再坐不住。站起來想走，猛見一個黑影兒在紗窗上映著。月色晃動寶寶又不敢走。忽葉赦在牀裡喊：「啊呀！不好了。」寶寶忙急步走到牀前揭開帳子，見葉赦仰面睡著，白瞪著眼睛在那裡急喊。寶寶只道是夢魘，忙推他，葉赦醒過來見是寶寶便道：「你陪我睡，我慌呢。」寶寶見他這樣說，哪裡還肯陪他睡，葉赦扯住他不放。猛一陣風來把燈吹熄了，窗紗上也沒月色了。寶寶忙喊老婆子拿火來，卻再喊不應，倒把圓圓喊醒了。圓圓睜眼看是黑漆漆的，昏了頭倒摸到牀上來。卻剛摸著寶寶的頭，寶寶一嚇只當是鬼，要想喊卻早噤住了，喊不出聲。一昏頭跌在葉赦身上，葉赦也當是鬼早嚇死了。那圓圓因摸著寶寶的頭髮，陡覺毛茸茸的一個東西。也當是鬼，早嚇的仆倒在地。這一聲響，外面老婆子們嚇醒。忙問：「什麼響？」裡面沒人接應。知道壞事，忙走起七八個人都點了火擁著進來。見地下倒著一人，看是圓圓，面色嘴唇都青了，有幾個便去救他。有幾個早趕到牀上來揭開帳門一看，見寶寶蓬著頭倒在葉赦身上，葉赦眼珠兒都翻白了。幾個人忙著救葉赦，拔頭髮掐唇中灌姜湯。有一點鐘功夫見寶寶先醒了過來，一句話沒得，只是發抖。一會子圓圓也醒了，只葉赦不醒過來。一干人慌了手腳，有老成的忙伸手去摸胸口見是溫的。因趕著喘氣。

半晌才見葉赦睜開眼來向眾人一看，卻嗚嗚咽咽哭起來道：「我好苦嚇。」眾人聽聲音不是葉赦的，宛然楊姨娘口氣，知是小環附在身上了。因道：「姨娘，你總發個慈悲念兒，放他轉來吧！」小環借著葉赦的口道：「他嚇，你們不知道我原好好的一個人，他千方百計的誘我。我因他是老太太鐘愛的，我不敢和他翻臉，但不依從他便了。前兒六月間他叫圓圓哄我到園裡亭子上看鴛鴦去，我當是真的。誰知他懷著歹意，引我進了園子，便把園門反鎖了去。」說到這裡因指圓圓道：「他還拿那玩話兒逗我。我哪裡知道到了池亭上便被這個歪纏住了。我要喊左右又沒一個人，便被他強污了身子。以後又來廝纏，我因既有了事，也免不過又怕他老爺跟前唆我去。所以也只得勉強順從他。哪知道我前兒剛午睡，他又使強。我回過念來悔恨絕了，夜間便尋只個自盡，可不是這畜生害了我呢。」說畢又嗚嗚咽咽哭起來。一眾人都哀求著。忽厲聲道：「今兒定不放過他！我天天把帶子回在頸子上苦的斃了，也替我套幾年去。」說著見葉赦伸起頸子聳起肩膀，兩眼一翻把舌頭直拖出來。大家慌了，都忙說：「姨娘這個使不得。」見葉赦早已喉間打個倒噎氣，七孔流血死了，大家都哭起來，忙報上房去。

不一刻，見老太太和各位娘姨、兩位小姐都趕進來。見葉赦已成這個樣子，有些都看的害怕，不敢近身去。只老太太一人，跑到牀邊放聲大哭一會。看他頸上青了一圈，大家都說是楊姨娘弔了去的。老太太也沒得說，只恨著自己防閑不密。把各姨娘都狠狠的狐狸精、粉妖兒的罵了一頓。有的抱屈有的膽寒，都不敢則聲。老太太本來是最疼葉赦的，這會子便給他好好成殮，又替他做法事超脫他。只恨楊小環，因便不許把他的材停在院子裡。

擇日出殯，寶珠卻來弔奠，悲悲切切的哭了一場。見葉赦也死了，停著柩。因暗暗想道：「光景這會子有了替代，該投生去了，心裡倒安放了許多。這日也不住夜，便回去了。背後少不得有人議論：有的說寶珠情重；有的說寶珠心熱；有的說寶珠和小環定有來去的；有的說有意罷了，斷斷不致於怎麼的。不知究竟怎樣，且看下回。正是：

欲海竟成冤孽鏡，陽台直接鬼門關。